

.....锁链的尽头终将颤动.....

两幕剧

注意： 本剧的任何公开演出（无论是商业、慈善、专业或业余性质），均须事先获得作者本人的许可。无论是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国外，欲演出本剧，请务必提前通过邮箱 ptushkina@mail.ru 与作者联系并获得授权。

作者严禁对剧本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动，包括删减、调换场次顺序、更改人物姓名或年龄，以及更改剧名。

侵犯版权将受到俄罗斯联邦法律及国际法规范的追究。

“于是，他的灵魂里忽然涌起一阵欢乐，他甚至停下脚步，喘了口气。他想，过去和现在是由一连串连绵不断、前因后果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他觉得，他好像刚刚看到了这锁链的两头：他碰了碰这一头，那一头便颤动起来。”

—— 契诃夫 《大学生》

登场人物

安东·契诃夫，30岁。

玛莎，他的妹妹，27岁。

米沙，弟弟，大学生。

叶夫根尼娅·雅科夫列夫娜，他们的母亲。

帕维尔·叶戈罗维奇，他们的父亲。

丽卡·米齐诺娃，20岁。

杜尼亚·埃弗罗斯，25岁。

伊萨克·列维坦，29岁。

索菲娅·库夫申尼科娃，43岁。

德米特里·库夫申尼科夫，她的丈夫。

伊瓦年科，28岁。

奥莉加·昆达索娃，25岁。

波利亚，契诃夫家的年轻女仆。

一位无名女士，约40岁。

故事发生在莫斯科，萨多沃-库德林斯卡亚大街上一座两层楼的宅邸里，当时契诃夫一家租住于此。

1890年4月21日。

第一幕

致演员、导演、舞台设计师及所有参与本剧制作的诸位先生们的说明： 请勿在本剧中寻找历史对照、影射、意味深长的潜台词、耸人听闻的内幕或冒险的解读！作者我实在不擅长这些！

.....只是，作者曾是一个小女孩，闭上眼睛，就能一连几小时沉浸在关于那“随风而逝”的生活的幻想里。如今，已成年的我，试图表达那个小女孩——那个同样“随风而逝”的小女孩——的梦想。风吹走了我们的昨天，吹走了今晨那阵莫名的狂喜，也吹走了刚才.....刚刚.....那个男人从你身上掠过的、若有所思的奇怪目光。

哦，仁慈的上帝！ 我们的情感像风一样无形，不正是为了让我们在它降临的那一刻，能更清醒地珍惜它吗？.....

我的初恋，不是同班同学，不是哥哥的朋友，不是邻家的男孩，不是银幕偶像，不是罗伯特·洛雷蒂，也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而是作家契诃夫。那是一份真实而炽热、梦幻而感性、充满激情又不顾一切的爱，充满了矛盾与希望。我幻想的不是一张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男人。我知道他是如何走路的，如何微笑的，知道他的音色和语调。我迷恋他的手势，迷恋他脸上那种

坦率、单纯和信任的表情，迷恋他那因近视而显得无助、专注而沉思的目光。

在一位著名女演员家里做客时，妈妈在我耳边低语：“那就是契诃夫的妻子！”一位体态臃肿、上了年纪，但气质独特的女人。我哪知道，传奇的重量对于活生生的肩膀来说，是轻是重？

她就是他的妻子！一想到他近在咫尺，我就感到一阵激动和狂喜。他的妻子，她就在这里。那么，他也马上就要进来了！那时，时间和空间，还有日期，对我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压根没想过，他怎么可能是年轻的，而她却那么老？再说，他的年龄重要吗？一点也不！

我激动不已，心提到了嗓子眼，一阵冷一阵热，我完全预感到——他马上就要进来了！他会在摇椅上看到我，看到我独自坐在角落，那样无与伦比的美丽和充满爱意……然后，他就会对我一见钟情，并且永志不渝！我奶奶常说：“信上帝，但自己也得留神！”我努力让自己“留神”。七岁的我，努力让自己的姿态迷人，让自己的目光充满柔情，只为迎接那个即将进来的他。而他的妻子就在不远处坐着，我内心却毫无愧疚。

但他当时终究没有进来，尽管像是故意似的，总有人进进出出。每一次开门，我的心都一阵狂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去那座他曾去做客的房子附近散步，一直盼望着能偶然遇见他。我不知怎的，轻而易举地将他“嵌入”了涅瓦大街和起义广场，幻想着某一天他会从电车的踏板上走下来。哦，我多么期待与他的相遇啊！

而在我八岁那年，我的心碎了！在学校课堂上，分析完《万卡》的故事后，我才知道，契诃夫已经去世了。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接受我们生命轨迹的错位。

然而，伟大的爱，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也超越日期。对逝去的贝雅特丽齐的爱，造就了但丁的天才。《神曲》整部作品，不过是对与爱人相遇的幻想。但丁更幸运；对他来说，灵魂不朽是理所当然的。他思念贝雅特丽齐，因

为他以真实、炽热的爱爱着她。就像我“思念”契诃夫一样。但但丁更容易；他相信能与贝雅特丽齐重逢，他在期盼中思念。

哦，仁慈的上帝， 这些男人，现在都在哪里？那些即使在平日也衣着考究、举止文雅的男人？那些无论居家还是面对灾难，都保持着温和、高贵和克制风度的男人？那些教养良好、对女性充满敬意的男人？那些有着迷人、神秘而隐秘的堕落的男人？那些美德如此显而易见、无处不在，以至于美德本身都显得平淡无奇，无法赋予个人以分量的男人？除了美德，还需要才华或智慧、魅力或无限的利他主义、英雄气概或献身精神、绝妙的机智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超凡脱俗，或在命运关头坚忍不拔……

还有，我童年梦想中的那些女人，她们又在哪儿？那些敏感细腻、从容优雅、骄傲矜持的女人？那些激情深沉而表达克制的女人？那些理智从不贬低痛苦，反而加深了爱情痛苦的女人？那些爱总是与责任、荣誉、利他主义和对上帝旨意的信仰交织在一起的女人？即使待在家里，她们也比我们出门时打扮得更加精心。她们泛黄的蕾丝，依然散发着鲜亮的光泽。她们蕾丝的永恒秋天！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和氛围，那是只有在爱、希望、期待、痛苦和忍耐的历练中才能获得的。她们将自己的爱裹在身上，如同穿着名贵的皮草，带着一丝慵懒，宛若女王。

还有，这些房间，这些烛光照耀的房间，它们又在哪儿，哦，仁慈的上帝，它们在哪儿呼吸？那些生命、爱与死亡同在的房间？永恒不断地与此时此刻的琐碎细节交织在一起。仿佛永恒与此刻，在两个连通的容器中，无休止地相互流动。

只有戏剧舞台，能一次又一次地从虚无中召回那些随风而逝的瞬间！这些瞬间是虚幻的吗？难道能百分之百肯定地说，那些可怜的真实表象，与鲜活演员们如花朵般美丽的真实情感交织在一起，就是虚幻的吗？

哦，仁慈的上帝， 让我找回并留住这个狭小的门厅吧，一道通往二楼的楼梯将它分成两半，每一半都相当狭窄。楼梯的台阶铺着红色地毯，用黄铜条固

定。扶手也包裹着带流苏的红色天鹅绒。门厅的右边是空的。左边立着一个木制衣架。正对着观众的大窗户，窗台很宽，显然充当着衣架旁的置物台。

右边是门，一扇通往前门，另一扇通向厨房。左边是安东·契诃夫的书房。

书房很大，有两扇朝向院子的窗户。窗户上挂着窗帘，窗外可以看到小花园光秃秃的树枝。深色墙纸，高高的瓷砖壁炉。书桌、书架、铺着桌布的椭圆形桌子，桌子周围是扶手椅和沙发，都罩着白色的套子。地板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照片和几幅小幅画作。有很多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煤油灯。书桌上摆着龙形的烛台。左边墙壁上还有两扇门——分别通向安东和米哈伊尔的卧室。

房间中央是一个打开的胶合板箱子，一捆捆扎好的书，扶手椅和沙发上散落着杂志、报纸和档案夹。

房间里光线昏暗，寂静无声，莫斯科“四十座四十教堂”的钟声在回响。

所有的光亮，只来自门厅窗台上的一根蜡烛。

唯一有生命气息的，是正在门厅擦地板的波利亚。

仿佛魔法画片一般，安东书桌上的两根蜡烛自己亮了起来，照亮了他——他穿着毡靴，脖子上围着围巾。他正认真、严肃而负责地将信件装订到文件夹里。他忙着整理自己的通信，仿佛临行前，或临终前。

钟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日常的喧嚣，起初有些胆怯，随后越来越有侵占性。安东在咳嗽，波利亚的拖把在地上沙沙作响，玛莎从楼上下来，脚步声嗒嗒作响。她穿着深色条纹连衣裙，像个少年，一大早就已经梳洗得整整齐齐。

玛莎（对波利亚）：你怎么不生炉子？屋子都凉透了！天哪，这泥泞、阴冷、来得这么晚的春天！烧柴的开销多大！波利亚，你怎么不生炉子？

波利亚：小姐，早上好！是您父亲不让生炉子，吩咐我先打扫。

玛莎：又是父亲在这儿发号施令！早上好，波利亚！让他去自己那儿管！他管什么打扫啊！

波利亚：那我有什么办法……

玛莎：嘘！安东·帕夫洛维奇在咳嗽……听岔了？

波利亚：您父亲按老派作风说，安东·帕夫洛维奇走后不能打扫——不吉利。

玛莎（没听她说话）：还是真在咳嗽？（不安地踱步）这到处漏风是怎么回事？门怎么都关不严实了？一下子全来了！什么东西都磕碰、坏掉！这房子不想，就是不想放安托沙走！

波利亚（边擦地边自言自语）：都是您父亲的迷信。

玛莎（侧耳听着楼上）：上帝，赐我点耐心吧！在搬家具？为什么？折腾一星期了！（带着哭腔）我受够了。偏偏在安托沙走的这天，也不让人安生！可安东在写作！一直在写作！可谁，谁也不愿明白这一点！

楼上传来一声巨响，玛莎冲上楼梯。叶夫根尼娅·雅科夫列夫娜手里拎着一只拔了毛的鸡，从厨房里出来。

母亲（低声对波利亚）：又出什么事了？

波利亚摊开双手。

母亲（虔诚地）：圣母，喀山圣母，拯救我们，怜悯我们吧！（朝楼上喊）出什么事了？（没人回答，她提高声音，带着恐慌）玛鲁霞！玛鲁霞！玛鲁霞！

玛莎（楼上，声音不大，但带着强烈的不快）：妈，您别跟着添乱行不行！

母亲：没摔着吧？

玛莎：没有，没有，没事。

母亲（画十字，并用拔了毛的鸡在自己面前比划）：我可怜的宝贝，一点都不爱惜自己！

波利亚：帕维尔·叶戈罗维奇可真认真，什么都盯着，什么都指挥。

母亲：什么都靠他，什么都靠他！（消失在厨房里）

玛莎（楼上）：**波利亚**，你那边擦完了就上来帮帮忙。

波利亚：马上，小姐，您别着急，马上就来。

父亲（身影隐约可见）：**玛尼亚**，别生气，得这样……人家要来告别……这怎么行……得这样。

玛莎：非得现在折腾！再过一星期我们就要从侧楼搬出去了！（走下楼，迅速扫视地板，整理了一下，吹灭了窗台上的蜡烛）

玛莎：米什卡买的蜡烛，总爱买贵的。

波利亚上楼去了。

父亲（楼上）：**波利亚**，来这儿！整齐是家，不整齐是乱窝！

玛莎：乱窝，索多玛和蛾摩拉……（上楼去了）索多玛-索多玛-蛾摩拉-蛾摩拉……（笑了）

安东窗下传来狗叫声。一个美妙年轻的嗓音：“**科尔博！科尔博什卡！科尔博舍奇卡**，你在对我叫吗？对我？多谢啦！哎呀呀……好了，好了，乖，乖，别用爪子弄脏我！三天工夫，这儿所有人都把我忘了，不止是你！”狗发出亲昵的呜呜声。安东笑了，活跃起来，快步走进门厅，推开了门。

安东：扎梅！

年轻、高贵美丽的女子跨进门来，如同一只沉重而优雅的容器，里面翻腾着一整片风暴。

丽卡（激动地，气喘吁吁）：请原谅我！要不然我现在就转身，永远地离开。

安东（仔细关好门，压低声音）：妙不可言，迷人至极，四次方的丽卡！我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但请……稍等片刻，我现在就跪下……（迅速环顾四周，单膝跪地）我可是有痔疮……发发慈悲吧，神圣的、美丽的、年轻的女士！您因我而烦心，我乐意原谅您，但下不为例！

丽卡：您什么时候才能对我严肃点？您这人真讨厌！永远都不？等等，我没让您起来。星期三我们约好去看戏，如果您还记得的话……结果来的是米沙。您别起来！就让玛莎看见好了！我问米沙您呢。对您的敬爱的哥哥赞不绝口，还有可怜巴巴的、苍白的辩解，说您在忙。我生气了，所以星期四没来，星期五也没来。

安东（连忙）：您的每一次缺席，我都注意到了！

丽卡：我坐立不安，当然是气得要命！

安东：我非常、非常想您！

丽卡：终于说了！帕维尔·叶戈罗维奇……帕维尔·叶戈罗维奇！派人来问我身体好不好，会不会来跟您告别！永别了！（转身，作势要走）

安东（敏捷地抓住她的脚）：好哇，好哇，抓住您的脚了！（脱下她一只靴子）把另一只也给我！（脱下第二只）

丽卡（惊慌地）：起来，起来！玛莎来了！

安东：让玛莎看看，您是怎么折磨我的！

丽卡：您起来呀！（拉他起来）

安东（站起身）：到我那儿去吧！我把您放在我旁边的扶手椅里。（脱下她的斗篷）在那儿您折磨起我来会更舒服些。（轻轻抖了抖斗篷，仔细挂好）

丽卡（不安地）：决定了吗？

安东把胳膊弯成“把手”状，伸给她。

丽卡：是今天吗？

安东让她的手挽住自己的胳膊。

丽卡：您还是要走上苦行僧的道路？

安东（领着她走向自己书房）：已经踏上了。闻到了吗？满屋子都是鸡味儿。妹妹、母亲、父亲、女仆——全都晕头转向！

两人走进书房。

丽卡：您这儿真冷。大家都好吗？

安东：全家都挺好，谢天谢地。

丽卡：都在家吗？

安东：大学生今天考最后一门。（从一把椅子上清出信件）请坐！

丽卡：要是打扰您，就打发我上楼去。（坐下）

安东：一定打发您。如果您允许，我可以一边跟您聊天，一边工作。这儿必须收尾。

丽卡：好吧，我这就上楼去。他们都在上面吗？

安东：我想，早起来了。

丽卡：我会唱歌，像塞壬一样。不过，也不用拴着您。您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左耳进右耳出的。

安东（忙着处理文件）：丽卡，您在卖弄风情，而且卖弄得毫无廉耻。（环抱住书桌）这是我的锁链！它们在嘎嘎作响，眼看就要断裂，都是因为您的魅力。

丽卡：所以您是为了躲我，才逃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站起来，走到一张大地图前）西伯利亚……萨哈林……（手指在地图上划动）契诃夫……契诃夫……您想让我跟您去吗？

停顿。

丽卡：契诃夫，您哪怕能稍微听进去我说的话吗？

安东：当然听得见。但请您再说一遍吧！

丽卡：我说，等您一走，我就开始一段恋情，开始挥霍生命。

安东：先恭喜您了。（咳嗽了一声）

丽卡（挑衅地）：阿门。

停顿。

丽卡：好吧，我去跟您的家人打个招呼。

安东：看，您这么快就想我了！

丽卡走进门厅，若有所思地在楼梯边站了一会儿，走到衣架旁，拿起自己的斗篷，从口袋里发现了一本小书。她想了想，看了看书，又看了看书房的门，毅然决然地把斗篷挂回去，匆匆返回。她敲了敲门。

安东：请进！

丽卡（拿着一本摊开的书进来）：这个！差点忘了。我家人让我还给您，并表示感谢。姨妈和妈妈感动得哭了。她们追着我问：你的契诃夫为什么要去见苦役犯？我的契诃夫，至少跟我好好说几句话！

安东推开文件。

丽卡重新坐下，激动地绞着双手。

丽卡：为什么？天哪——我不明白。这对俄罗斯来说甚至都不划算。您现在几乎是唯一被认真阅读的作家。人们信任您！人们崇拜您！整个俄罗斯都在

听您的！您应该写，写……而不是……您没有权利……好吧，好吧，需要去萨哈林！您更清楚！好吧，需要。但为什么是您？难道诚实的人和献身者还少吗，但是……才华稍逊一些的？我……我在说胡话吗？

安东（温和地）：丽库莎，只要能听到这样的话，我情愿一辈子不喝酒、不抽烟、不结婚。

丽卡：西伯利亚那么大！而您，要穿越整个西伯利亚，坐马车！以您对舒适的喜爱！以您那不适应体力劳动的身体！还要渡过寒冷的西伯利亚河流！以您的健康状况！这是疯了！您会回不来的！

安东：丽卡，别把我塑造成烈士！

丽卡（跳到他面前，直盯着他的脸，出奇地愤怒和大声）：我知道您在咳血！三个月前我就发现了！就是这样！

安东（连忙）：丽卡，住嘴！别跟妹妹和母亲提一个字！

丽卡（压低声音）：难道您哥哥尼古拉死于痼病，对您还不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吗？您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狠心？也对别人？……

安东：丽杜霞，够了，您夸大其词了。这没什么……（竖起食指，讽刺地）甚至很好。这能极好地迫使自己更严格地对待自己，珍惜时间。

丽卡：天哪！

安东：您还太年轻，丽卡！您甚至还无法理解关于死亡的事。应该工作和工作……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可靠、更稳妥、更明智的了。

停顿。

丽卡：天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停在窗边）窗子漏风！（靠在壁炉上）炉子是冷的。（走开）门边也漏风。您这儿今天是怎么了？

安东默默地，从自己卧室里拿出一条披肩给丽卡。

丽卡：谢谢。（用披肩裹好自己，舒服地坐进扶手椅里。）

安东在工作。

丽卡：可不久前还是复活节呢！帕维尔·叶戈罗维奇在满屋子熏香！家里来了好多人。大家都笑得跟疯子一样！聚餐……去了克里姆林宫……去了教堂……听了礼拜……唱诗班……走进一座教堂……您看见一位认识的画家，就问：“这是什么教堂？”他转过身，直勾勾地盯着我，像被催眠了一样，不看您，却极其严肃、郑重地回答您：“鬼……鬼才知道！”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跑出了教堂。这事有过吗，契诃夫？

安东没回答，在忙那些文件。

丽卡：去了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做晚祷。看着您已故的哥哥在唱诗班的墙上画的壁画。您说——尼古拉死了，但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会矗立下去，实际上是永恒的！尼古拉的画已经属于永恒了。后来我们站在石桥上，突然——钟声响起来了！（哼唱）丁-迪利-咚-咚……丁-迪利-咚-咚，丁-迪利-咚-咚……（停顿）真奇怪，今晚您就不在这儿了。而且您再也不会回到这所房子里了。您不觉得……可惜吗？

安东：当然，侧楼住着挺方便。房东不打扰我们，我们也不打扰房东。搬到这个柜子之前，我们已经换过不下十处住所了。

丽卡：柜子！可我觉得，像一座小小的哥特式城堡！那么不同寻常，不像莫斯科的房子！不知为什么是红色的！威尼斯一定有这种房子，或者那不勒斯。它被白雪覆盖着时，是多么可爱啊，就在我第一次来您家的那个晚上。您还记得吗？

安东（温暖地）：记得，丽库莎，当然记得。

丽卡：这里会住进别的人。他们会有不同的生活。他们不会知道我们的事。他们也不会在乎我们。您不觉得可惜吗，安东？

玛莎端着托盘走到门口。

玛莎：安东，开门！

安东打开门。

玛莎（侧过脸去让他亲吻）：早上好，哥哥！睡得好吗？丽——卡！你已经来了？（走向丽卡，亲吻她的脸颊）要喝咖啡吗？

丽卡：你好，玛莎！别麻烦了，我吃过早饭了。

玛莎（放下托盘，对安东）：睡得好吗？你这儿真冷。快喝热咖啡。米什卡没吃东西就跑了。妈妈为此一早上都心神不宁。

安东：坐吧，玛莎！我们一起喝咖啡。我再去拿两个杯子来。

玛莎：不，不，我没空。我来给你生炉子。（在炉边忙活，对丽卡）你要是厌倦了安东的陪伴，就上楼找父亲去。父亲喜欢你。去跟老人们喝杯咖啡。他们已经问起过你了。我们这儿乱成一锅粥了。（对安东，关切地）你明确说——旧常礼服打包还是新的？

安东（笑道）：旧的也能凑合。（在蜡烛上烤烟）允许吗？

丽卡：请便！

玛莎（抢走他的烟）：别空腹抽烟！（亲吻他）你睡得好吗？还好我问了，要不母亲非让打包新的不可。还在争！（对丽卡）你怎么这几天不见人影？闷闷不乐的？你这阵子好像有点忧郁。我想给你写信，但……**你自己也**看见了，我忙得晕头转向，学校也不去了……别见怪。（亲吻丽卡）瘦了，憔悴了……（对安东）所以，新的，还是旧的？（回到炉边，继续生火）

安东：新的，新的……**玛鲁霞·帕夫洛夫娜**，你太操心了！别忘了，请把我那件红色斜襟衬衫带上，就是你给我做的命名日礼物！我想假装成不可靠分子。还有鱼肝油！还有，多带些铅笔，主要是铅笔！

玛莎（直起身）：现在该暖和了！你们怎么坐在黑暗里？（点燃灯，含着泪）已故的柯里亚有一次开玩笑说，这个圆滚滚的灯，马上要生一打小灯管出来了。

安东（拥抱妹妹）：玛纽涅奇卡，冷静点，怎么办呢？什么也做不了……你累了。你可是我们的主心骨。没你连粥都煮不好。

玛莎（依然带着泪意，抽泣着）：你知道吗，列维坦从巴黎回来了。你等着看吧，他肯定会来送你的！还记得吗，他还求着要跟你一起去呢！丽卡，到炉边来暖和暖和。你今天待一整天吗？留下吧，留下吧。以后很难见到安东了！多大的变化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点燃所有的灯）受人尊敬的柜子！谢谢！谢谢！在这柜子里，我们度过了青春岁月。四年里，我们在这儿笑，恋爱，工作。这儿，安东成了名。我们的福音传道者来过这儿！德高望重的格里戈罗维奇来了，对安东说：“您超越了所有新一代的作家！我们俄罗斯没有批评，所以您没得到应有的评价。”我们那时没把安东的写作当回事。大家一直在等，等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天才的柴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柯罗连科、普列谢耶夫……还有列维坦，他们的光临照亮了这方居所。哦，要是安东不去萨哈林，我们永远不会跟您分别，我亲爱的老柜子！”

安东：回忆在你面前展开了它长长的卷轴！

玛莎：我心里忐忑不安，心怦怦直跳。但我不让自己的情绪左右我！不！现在谁也不该想自己的感受！最重要的是你。但记住，安东，没有你的每一分钟，我都会疯狂地担忧。保重自己，沿途至少隔天给我们写封信。不然我就抛下一切，跟着你追去！

安东：我还没走呢，你就已经泪眼汪汪了。

波利亚（门外）：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您在这儿吗？

安东：早上好，波列尼卡！进来吧！

波利亚（进来）：玛利亚·帕夫洛夫娜，叶夫根尼娅·雅科夫列夫娜请您上去。

丽卡（温柔地）：您好，您好，波列尼卡！

波利亚：我都没注意您什么时候进来的，小姐！您好！安东·帕夫洛维奇，您的邮件送来了。

安东：谢谢，波列尼卡！（接过报纸和信）

波利亚离开。

玛莎（对丽卡）：我们在楼上等你，丽库莎！（离开）

安东：喝咖啡吧，丽卡！

丽卡：您自己喝！要凉了！您喝呀！如果您允许，我从您杯子里喝一口。

安东：不允许。我有流感。

丽卡：能感染上您然后死掉，可太荣幸了。

安东：您大概不会死。只会开始咳嗽、流鼻涕，然后恨上我。（翻阅报纸）《无聊的故事》又挨批了。

丽卡：让我看看！

安东：别看了！读那些评论，您年轻的小脑袋瓜里会长出蟑螂的。

丽卡：您就不能严肃哪怕一分钟吗？

安东（握住丽卡的手，认真地看着她）：您最后想对我说点什么？

长久的停顿。

安东：金发碧眼、灰眼睛的丽卡！（咳嗽起来，从她身边走开。）

丽卡：玛莎说得对。

安东：玛莎又怎么对了？

丽卡：您抽烟太多了。

安东：我恶习很多，丽卡！我喝酒，还爱女人。

丽卡：这可不好。

安东（久久地、专注地看着丽卡）：是的。真糟糕。（回到他的文件那里）

丽卡：唉，这该死的生活！也给我根烟！

安东（没从文件上抬头）：会打你的，米久科娃！或者告你爸去。您——抽烟！这简直是果汁配咸黄瓜！

丽卡：您哪怕有一次别虚伪，老实承认——您就是舍不得一根烟。

安东：是的，我是个精打细算的人，但您也得承认，您不过是为了虚荣，想抽一口伟大作家的烟！不给！

停顿。

丽卡：伟大的作家，您现在最想要什么？

安东（立刻）：清闲！（亲密地）不去萨哈林！把一切都见鬼去！跟您挽着手在巴黎散步！可是……不知为何，还得看信什么的，诸如此类。得，得，得做，丽卡！

丽卡（快速从他杯子里喝了一口）：还是偷了您一口。这下我知道您在想什么了！我不再考验任何人的耐心了，我走了……去见帕维尔·叶戈罗维奇。（向门口走去）

安东（站起身）：丽卡！

丽卡停下脚步，没有回头，僵在那里等待。

安东：这样，丽卡！请您上去告诉一声，别动那些药！我自己来打包。这属于我的专业范畴。

丽卡点了点头，笑了，回头看了看，等了一会儿，什么也没等到，便上楼去了。安东回到他的文件前，但目光游离，想着别的事情。叶夫根尼娅·雅科夫列夫娜轻轻走了进来。

母亲：你不舒服吗，安东沙？

安东（被吓了一跳，连忙站起来，拥抱母亲）：我自己病了，自己也能治好。您怎么样，妈妈？

母亲（叹气）：你跟玛尼亚想出这个萨哈林，真是白费劲。这有什么好笑的？夜里我下来，听你咳嗽！简直就跟已故的尼古连卡临终前一样。咳，咳……随你便，你不该走！杂货铺老板跟我说，西伯利亚那边尽是些逃犯和亡命徒。我们才刚刚开始过上好点的日子。（流泪）尼古连卡死了还不到一年……别去了，安东沙，别去了，我的儿子！我怕那些亡命徒！

安东：得啦，妈妈……我带了手枪。

母亲（虔诚地画十字）：上帝保佑！你哪儿能朝谁开枪呢？他们都骗我！这么说，还是要走？

安东：得去，妈妈。

母亲：我和你父亲会每天为你祈祷。你要是不走，那该多好啊！丽多奇卡，你看，一大早就来了！你不在，他们所有的欢乐都要泡汤了。等你回来，她都嫁人了！难道不会这样吗？这样的媳妇，谁都喜欢！又有趣，又有教养，又体贴……还能自己挣钱！就是有点害羞。我们和你父亲是喜欢，可你们呢，总想找更活泼的！我们家的玛尼亚怎么还不嫁人呢？也不小了，二十八岁了。我总觉得，你们已经不是我的人了。我的天使！你该去疗养疗养！休息休息！你写作把身体累垮了。当然，你那是脑力劳动，不怎么累人，不像你父亲当年在铺子里那么累，可是……还是别累坏了，上帝保佑！

这个没完没了的独白，被一阵持续的门铃声打断。

波利亚去开门。

列维坦走进门厅。他风度翩翩，衣着讲究，是巴黎最时新的款式，甚至有点过于时髦了。手里拿着手杖。

列维坦（摆出优美的姿势，高声地）：鳄鱼们！！！（他口音很重，把“r”发成“l”，还有点大舌头，把“sh”发成“f”）

安东（迅速从书房出来，张开双臂）：阿拉伯人来了！

两人哈哈大笑，拥抱，互相推搡，都非常高兴。

列维坦：见鬼，太好了，你气色真好！大概是放弃给自己治病了吧？

安东：巴黎人，最巴黎的巴黎人！

丽卡（从楼上跑下来）：流浪的犹太人！

列维坦（详细而热情地亲吻她的手）：神圣的，你好！你好，神圣的！

丽卡（高兴地）：你换掉你的天鹅绒衬衫了！但眼睛还是老样子！火山爆发般的，致命的！

列维坦：笑吧，你们都笑吧！波列诺夫要以我为原型画基督了！

玛莎急匆匆从楼梯上走下来。

列维坦（迎向她）：神圣的天空！玛丽小姐！（带着几分崇敬亲吻她的手）
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您美得让人头晕目眩！

安东：别夸坏了！

玛莎：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在他双颊上各亲了三下）

列维坦：你们都活着，都健康吗？

玛莎：谢天谢地！

列维坦：我太想念莫斯科了！我想念你们可爱的家！“在这里，我意外地遇到了温暖的友谊，这里没有上流社会的沉闷拘束，没有纸牌，没有与空虚生活

不可分割的庸俗闲聊，而日子在劳动中度过。”我在巴黎只想念你们！我想念你们！

玛莎：可我们要搬走了！是啊，房东已经贴出招租广告了。从周一开始，我们就要开始痛苦的找房历程了。所以，如果您有什么消息，听到什么……

列维坦：世上的一切都会结束！唉！

玛莎：当然，这里非常方便！我们都爱上了我们可爱的柜子！但是……没钱了！安托沙要到十二月才回来！我们两周后就去乡下别墅。可房租和别墅租金都要付，您知道的……

安东：玛-帕忙得团团转，所以情绪低落。她和丽库莎，还有她们所有的朋友，像黑人一样为我干了三个月！泡在鲁缅采夫图书馆里！为我摘抄萨哈林的相关资料。真不知如何报答她们！大概来世只能给她们烧点木炭了！

这时，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叶夫根尼娅·雅科夫列夫娜，她早已站在书房门口，正使劲用围裙角擦眼睛。

列维坦（冲动地扑向她）：叶夫根尼娅·雅科夫列夫娜！好妈妈！亲爱的！

母亲（抽泣着，叹息着，看着列维坦）：列维塔沙，哎哟哟……怎么瘦成这样了？脸色这么苍白！这么憔悴！

大家笑了。

列维坦：法国人那叫什么吃的？不是饭，简直是场灾难！在您这儿住几天，我就能养胖了！您身体好吗？帕维尔·叶戈罗维奇呢？他好吗？

母亲：我们哪有什么健康？今天活着，明天就——活过了！算不上生病，也没什么健康。

列维坦：您这位善良的、亲爱的叶夫根尼娅·雅科夫列夫娜，您变年轻了！还穿上了浅色的衣服！

母亲（又哭了）：刚跟玛尼亚脱下丧服，刚脱下！

安东：今天大家眼睛都湿湿的。

母亲（使劲嗅了嗅）：哎呀呀！（冲向厨房）

安东：阿拉伯人把我们的妈妈感动坏了！她待会儿准会把菜做咸了！为了庆祝我这次可恶的萨哈林之行，我们要举办一场卢库卢斯式的盛宴！说真的，维里塔斯，马吉斯，阿蒂吉蒂亚尔，不过丽卡偷走并吃掉了一只鸡。

丽卡：我是不小心的！但汤还剩着。

安东（向丽卡鞠了几躬）：万分感谢您的汤！万分感谢！接着喝汤——吃蟹黄。然后是香草香鱼。甜点是松香冰淇淋。

列维坦：我饿得像旷野里的耶稣！

玛莎：那么，巴黎怎么样？

列维坦（疲惫地）：巴黎？印象多极了！美妙的多极了！但神经质的更多！一切——都极度腻烦！我的身体糟透了，精神状态更糟。外界的印象什么也给不了我。我的痛苦始于我自身。去哪里旅行——都是逃避自己。意识到这点真可怕。

安东：去我书房吧！怕楼上还没收拾好。

玛莎：正是，所以我告辞了！

列维坦：不，玛莎，别走，别抛下我们！

玛莎：有事，有事，但我很快回来。（走进厨房）

安东、列维坦和丽卡移步到书房。

列维坦（极度热情地）：不，你们的玛莎是完美的极致！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在中学教历史和地理。我敢肯定，她的学生崇拜她。对吧，丽卡？崇拜她吧？

丽卡：崇拜。

列维坦：钢琴弹得也好极了！对吧，丽卡，好极了？您可是音乐家呀？

丽卡：好极了！

列维坦：画也画得棒极了！（看着墙上的作品）看见了！认出来了！这是她的。这也是！这是——新作！太棒了！对吧，丽卡？

丽卡：这个我完全不懂，但我确信，玛莎在任何方面都是无可超越的。

列维坦：这张又是哪来的？库夫申尼科娃的？

安东：礼物。

列维坦：给你的？

安东：给我的。给伟大的作家的。

列维坦：从普廖斯时代起就毫无进步。停滞不前。但玛莎的，玛莎的！她把家也打理得井井有条！安宁、舒适、整洁——都是她那双小手的功劳。唉！哪怕能像你一样，过一天你那样的生活也好啊，鳄鱼！

安东：是啊，玛鲁霞·帕夫洛夫娜是我们家的灶神！

波利亚（门外）：安东·帕夫洛维奇！

安东：进来，波利亚！

波利亚（推开门，探进头来）：照片送来了！等着收钱呢。

安东：列维坦，丽卡，你们俩举止矜持点！（走出去）

丽卡（活跃起来）：照片送来了！复活节那天我们一起在院子里，侧楼旁边照的。

列维坦：这是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去年的习作！进步多大！她最近画得多吗？

丽卡：还行，画一些。但最近为了安东·帕夫洛维奇的事忙坏了。

列维坦：多好的姑娘，多么无私！她该把安东和学校都抛到一边！来给我当学生！经过六到八年的刻苦学习，她定能成才！这是我列维坦说的！

安东（拿着照片进来）：我不在，你们说我什么坏话呢？别信列维坦，丽卡！只信我一个人！

丽卡：快给我照片！多美啊！我太喜欢拍照了！哎呀，照片上我眼睛斜了！我总是照不好！

安东（和她一起看）：您太谦虚了，丽卡！

列维坦：安东，我知道你听了会难受，但出于对真理的热爱，我不能隐瞒。等你这个金发碧眼、道貌岸然的家伙一走，我和丽库莎就会开始一段恋情！因为，她在我踏进门槛的那一刻，就已经不爱你了，爱上我了。

丽卡：想到一百年后，有人拿起这张照片，指着我问：“这位站在伟大作家契诃夫旁边的斜眼睛小姐是谁？”我就战栗不已。

安东：丽库莎，一百年后，没人会记得我了！看着照片和您，他们多半会说：“一百年前的小姐们真可爱啊！”

列维坦：让我也看看！当然，前面是穿着白色西装的鳄鱼，装作是天才！难道你真的——是天才？这让我太伤心了！我更喜欢只有我一个人是天才。

安东：失陪一下，我去换件衣服准备吃饭。

丽卡：那我失陪一下，把照片给老人和玛莎看看。（走出去）

安东进了自己的卧室，门开着。列维坦在书房里踱步，四处打量。

列维坦：你信真多！可一切还是老样子，好像我没离开过。今天是星期六。午饭时，准会挤满一屋子人！这么说，你还是要走？哪儿都不好，但在异乡比在家更糟。我不知从谁那儿听说过，你这算壮举。你会因此名垂青史！而我不太擅长壮举。除非是——爱情上的！你在这方面也不赖！我说得对吗，我的朋友？怎么不是壮举？！你的冲动是美好而人道的。你在拿健康，甚至

是生命冒险。可这一切正常人的理智在哪里？可要是把你的旅行称作壮举，那仿佛也就不需要什么意义了。是什么在驱使你？你在逃避什么？所有编辑都想发表你。所有剧院都抢着排你的戏。所有报纸都骂你。所有莫斯科的客厅里都在谈论你。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带着两个可爱小姐太太的贵族母亲。一路上，我们都一起热烈地赞赏你。她们知道我作为画家，但对我的兴趣，仅仅因为我是你的熟人。女人们，哪怕没跟你说过两句话，也会爱得死去活来。你的家人崇拜你。你还要去哪儿？我才像永远的流浪者，找不到安宁。忧郁……忧郁……给我开点什么药治忧郁吧！而你，像伊利亚·穆罗梅茨，坐了三十年，积蓄力量，突然决定去闯荡四方——为真理而战！

安东（从卧室里）：我需要至少过上六个月与之前不同的生活。你看，要是我单身，我会游遍整个俄罗斯。也许，整个世界，两个半球！钱！我可怕地被钱吓坏了！你说我是天才！而我却依赖于那没到手的二十卢布！我养着一大家子。我无法在任何方面限制家庭的物质开销。而且我也不认为应该如此。现在我很安心，到十二月前，家里有着落了。（飞快地走出来，已换好衣服，走到地图前）你看！你会后悔没跟我去的！下诺夫哥罗德。彼尔姆。秋明。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斯列坚斯克。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在萨哈林待两个月。然后上海、马尼拉、新加坡、科伦坡。那是锡兰了，君士坦丁堡。敖德萨，然后又是——莫斯科！羡慕吗？（咳嗽起来）

列维坦：你咳得像个最后一幕的茶花女！你该去治病！去克里米亚！而不是去潮湿的萨哈林！你去年不就发现了自己有结核病的征兆吗？（走近地图）俄罗斯！糟糕的道路！官员们的愚蠢、粗鲁和蛮横！还有宪兵！你为什么想“与圣徒同安息”？“永恒的纪念”又不会跑掉！

安东：离“永恒的纪念”我还有二十五年呢！胡说！我家人肺比我糟，不也活得好好的！自己当医生给自己看病，真糟糕！

楼上传来钢琴声和丽卡的歌声：“白日是否在照耀……”

列维坦（望着天花板）：绝妙的嗓音！绝妙的！（停顿）我不明白……你想怎么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你凭什么权利，进入这地狱的第九层？

安东：毫无权利。甚至还是自费。我没能从任何人那里得到官方的协助。

列维坦（吹着口哨，和着楼上的旋律）：随便哪个官老爷都会把你打发回来！就算你是著名作家……唱得真好，真好……就算俄罗斯最优秀的人倾听你的声音……但在那架碾压一切对错的国家机器面前，你算什么？再说，你一个人，有力量解决这些永恒的俄罗斯问题吗？

安东：解决问题？这事该政府操心！那是他们的事！作为俄国知识分子，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正确地提出问题，并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

列维坦（慷慨激昂地引用）：“你为何不去那哭泣声传来的地方？你为何不自我牺牲？”你想引起谁对萨哈林的关注？谁在乎它？谁对它感兴趣？那些掌权的人中，有谁在乎任何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事？

安东：萨哈林是承受着不堪忍受痛苦的地方！我们把成千上万的人流放到那里。从这些书中可以看到，我们白白在监狱里葬送了数百万人！我们毫无顾忌地葬送了人！我们让人们在严寒中戴着镣铐跋涉数千俄里！我们让他们感染梅毒！我们滋生着罪犯！我们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向自杀！而我们却想把这一切都推给监狱里那些红鼻头的看守？现在整个欧洲都知道，错的不是看守，而是我们所有人！但我们不在乎！我们不感兴趣！我们蔑视欧洲的意见，这话题已经让我们腻烦了！我们说够了，说够了，就放弃了！我们俄国知识分子，多么轻易地就容忍了人民的苦难！多么轻易地满足于自己个人的体面！我们多么向往舒适，多么珍视它！我们任何人，在这样的生活里，都不可能问心无愧！这样活着，就等于希望有新的牺牲品去流放！去坐牢！去做苦役！去上绞架！

楼上的歌声停了。

男人们也沉默了，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楼上又响起：“白日是否在照耀”……

列维坦（漫不经心地）：啊，契诃夫，何必去那么远？说到底，整个俄罗斯就是一座萨哈林岛。（长叹一声）

安东：但总得做些什么？！什么都不做，有何意义？我的良知拍打着翅膀，却不知该飞向何方。真不幸。要是晚生一百年就好了！俄罗斯人套车很慢，但跑得快。而现在才开始套车，结果如何——**我不知道**……

列维坦：而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时代，却轮不到你我了！（长叹一声，但情绪不错）亚伯是义人，该隐是罪人，可两个都被杀了。（听着歌声）见鬼，唱得真好！你是个幸运儿，鳄鱼！

第二幕

同一天的下午。

门厅里发生了变化：鲜艳的彩旗串。窗台上放着几束鲜花和花篮。书房里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安东显然快忙完那些文件了。

门铃响了。

玛莎走下楼来开门。门外递进一个花篮，一个粗犷的普通人口音说：“吩咐交给作家契诃夫先生。”

玛莎：谢谢！（接过花篮，关上门，读了花里的便条）……怀着敬意……崇高目标……献身精神……展望未来……盲人协会。（笑）

列维坦（跑下楼）：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玛谢塔！鳄鱼给您开了什么药，让您越来越漂亮了？花是崇拜者送的吗？要是不嫁给我，我就把他们都毙了！

玛莎笑了。

列维坦（在刚才安东玩笑般跪在丽卡面前的那个位置，跪倒在玛莎面前，亲吻她的鞋子）：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玛-帕！您脸上的每一点我都珍惜！没有您我活不下去！求您了！求您了——行还是不行？现在就说！

玛莎（茫然）：现在说什么？我不明白——您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列维坦：见鬼，当然是的！我表达得还不够清楚吗！

玛莎：可是……

列维坦：去他妈的“可是”！

玛莎：可是安东……

列维坦：去他妈的安东！

玛莎：可是萨哈林……

列维坦：去他妈的萨哈林！去他妈的！见鬼去吧！行还是不行？！

门铃响了。

玛莎：对不起，我现在什么也想不清楚。有人按门铃！

列维坦：去他妈的铃！

玛莎：马上有人来了！您起来呀！

门铃又响了。

玛莎：以后，以后再说！

列维坦挥了挥手，站了起来。玛莎去开门。列维坦吹着口哨，没管来的是谁，就上楼去了。一位女士走了进来。她三十多岁，穿着讲究，但带着些可笑的小心思。

女士：我没来晚吧？契诃夫先生还接待客人吗？

玛莎：很遗憾，不接了。他几小时后就要走了。

女士：我可以等。他什么时候回来？

玛莎：不早于十二月。

女士：可现在才四月！

玛莎：确实。

女士：那你们为什么没摘掉“契诃夫医生一点至三点接诊”的牌子呢？

玛莎：您生病了吗？

女士：我很愤慨。亲爱的，你去问问，也许契诃夫先生能为我挤出点时间？

玛莎犹豫着该怎么办。

女士出其不意地把一张钞票塞进玛莎手心。

女士：这是给你的，亲爱的，买茶喝！去通报！斯图皮娜·娜杰日达·米哈伊洛夫娜，女房东。

玛莎（带着克制的讽刺）：女房东？那大概，契诃夫先生会见您的。我去问问。请稍等。（走向安东，随手关上门）有个女房东病人来找你看病，急需帮助。她看上去非常健康。见见她！她已经给我茶钱了！

安东（摊开手）：得，见就见吧。请她进来！过个十来分钟，你找个急事进来叫我。

他们一起走到走廊。

安东（对女士）：向您致敬！

女士（兴奋地）：您好，无比尊敬的安东·帕夫洛维奇！

玛莎去了厨房。

女士（朝着玛莎的背影）：您这女仆可真够无礼的。

安东：是啊，我把她惯坏了。请到我书房来。

女士：太不好意思了，可我……得打发马车夫走，但没有零钱。您能帮我换开吗？（递给他一张钞票）

安东：何必打发他走呢？让马车夫等您就是了！

女士：恐怕我得在您这儿耽搁一会儿。

安东：很抱歉，但我不得不请您原谅……您瞧，我今天要走了……

女士：您的女仆已经告诉我了。我占用您的时间不会超过我需要的。

安东：换钱我恐怕换不开，但我这里有些零钱……（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

女士（带着哭腔）：天哪，多难为情……我从凯旋门那边雇的车……您行行好，去给他，您觉得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天哪，我真笨，我这是难为情的……

安东：别担心，没事的，我来处理。（走到外面）

玛莎（从厨房出来）：您怎么在这儿？请脱下外套，到书房去吧。安东·帕夫洛维奇去哪儿了？

女士（漫不经心地）：他在跟我的马车夫结账，亲爱的。

安东回来了。

玛莎：安东！没穿外套就到外面去！你疯了吗！

安东：你说得对。不该的。外面湿冷。（对女士）请进！

安东和女士走进书房。玛莎上了楼。

安东：抱歉，有点乱。请坐。哪儿不舒服？

女士（局促地）：胸闷。咳嗽。感觉发紧，像有什么东西凝住了压着，特别是睡前。

安东：您结婚了吗？

女士：寡妇。

安东：请把衣服解开！

女士：您说什么？

安东：把衣服解开！我来听一下。（转过身）解到腰部。

女士（解开外衣到衬衣）：您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

安东：胸闷——我明白了。

女士：您不知道我欠您多少！

安东：目前还什么也没欠。

女士：是您教育了我。

安东：您这么认为？

女士：您的书。每当有人骂它们，我就恨不得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

安东：这太过分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女士：为了这些看法，我恨不得亲手绞死他们！可我太不好意思了，您这么忙……

安东：我是医生，接诊病人是我的职责。

女士：我来得不是时候，您可能会觉得我很讨厌。

安东：对了，您见过那种卖的吗？用作家肖像做包装纸的糖果？

女士：什么？怎么？没见过！

安东（检查，听诊，叩诊）：别呼吸。您想啊，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科都有这荣幸，而我却没有。真遗憾。呼吸！

女士（呼气）：真为俄罗斯感到遗憾！或者……您在开玩笑？

安东：一点也不！不疼吧？

女士：不疼。

安东：我确实没见过自己。这样呢？

女士：不疼。

安东：我还以为您可能见过呢？

女士：现在——是呼吸还是不呼吸？

安东：随您方便。穿好衣服吧！情况很清楚。没什么大碍。轻微神经衰弱。胃不舒服吗？

女士：什么？您怎么能这么问？

安东：太好了！我给您开点药水。（开处方）睡前吃一周，每次十六滴。

女士：饭前还是饭后？

安东：饭后！夏天去乡下住，呼吸新鲜空气。散散步，谈谈恋爱，您自己都没发现，就好了。

女士（穿好衣服）：我太感激您了，太感激了……我感觉好多了。您对我有……

安东：您的情况很轻。不用谢。（明确表示接诊结束）

停顿。

女士：我能想象，有多少讨厌的、不知趣的女访客来打扰您，占用您写作的时间……请相信，我不是那种人。

安东：哪里！认识您非常高兴！

女士：尽管您很忙，您还是接待了我，帮助了我。我怎么报答您？怎么感谢您？

安东：这是我的工作。

停顿。

安东：保重身体！我很乐意再跟您聊聊，但实在没时间了。我今天走。

女士（坐下）：几点？

安东：七八点。但您知道，临走前总有很多事。

女士：您什么时候回来？

安东：预计十二月。

女士：您去哪儿？

安东：一个小旅行。锡兰，还有其他地方。

女士：您，这些艺术祭司们，生活多么灿烂，多么像节日！没有任何世俗烦恼！让我送送您！别拒绝我，我求您了！

安东：送我的人很多，家人，朋友。

女士：我在远处。我不会靠近的。

安东：我请您别这么做。

女士（做出痛苦的样子揉着太阳穴）：全完了！您一定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安东：您错了。

女士：好吧，我现在走了，您马上就会忘了我。或者会顺便跟您的熟人说说：“来了个挺庸俗的娘们儿，表白了一番。”

安东：我没有理由跟任何人说任何关于我病人的这种话。而且，我总的来说，是个正派人。（笑了笑）

女士：那对我更糟！请允许我送送您！我有权利！

安东（坚决地）：请您千万不要劳神。

女士：我吓到您了？（带着喘息和一点夸张）如此安逸，宁静，如此远离生活，住在您的高塔里……突然，一阵风暴，扫荡一切！契诃夫作为作家，唉，比作为男人更敏锐、更明智……我在暗示您那部杰作《迟开的花朵》。哦，您多么准确地描写了玛丽亚对托波尔科夫医生的感情！可为什么在生活中，您就看不到同样的感情？！或者它让您害怕？（哭泣）

安东（从水瓶里倒了一杯水递给她）：请冷静。

女士（喝了水）：您一定经常……不过，这对我来说无所谓……看，我说出来了……是您逼我的……再倒杯水！

安东又倒了一杯，递给她。

女士：不是给我！给您！您喝口水！您激动了！（情绪激动地、咄咄逼人地逼近他）您生活在水晶城堡里！在鲜花和玫瑰丛中！远离感情！而我带着感情闯了进来！您被吓着了！不知该怎么办！

玛莎（没敲门就走了进来）：安东，你快完事了吗？我找你有急事！

女士：再等一分钟！

安东：对不起，我真的很忙。

女士：就一分钟！我愿意为这一分钟付出生命！

安东：我听您说。玛莎，在这儿等一下！

停顿。

女士：给我写信，我求您了，从锡兰给我写信！给我写信——我有太多话要对您说。波良卡街。自有住宅。斯图皮娜·娜杰日达·米哈伊洛夫娜。可惜我不知道您今天走！

玛莎：波利亚！

波利亚走进来。

安东（对女士）：一切顺利！

女士：祝您一路平安！我会为您向圣尼古拉祷告！

安东：谢谢。

玛莎（对波利亚）：送送这位病人！

女士走出去。波利亚去送她。

玛莎关紧书房门，蹲下身大笑起来。

安东：你要是晚来一分钟，她就该向我求婚了！她把我当成待嫁的作家了。

玛莎：而刚才有人把我当成待嫁的姑娘了。

安东：我猜不出来。谁？如果这不是姑娘家的秘密的话。

玛莎：是秘密，但不是对你。列维坦。

安东：当真，玛莎？

玛莎：他是认真的。跟最好的滑稽戏里一样——扑通跪下，非洲式的疯狂热情，还有诚实的求婚。

安东：那你呢？

玛莎：我什么也没来得及说！又跟滑稽戏里一样——正说着，门铃响了，你那个女病人就来了。我们被打断了！

安东：随你便，玛莎！你的性格足以应对列维坦了。但在我看来，家庭生活——是安宁，而不是激情和争斗。

玛莎：我也是这么看。

安东：所以呢？

玛莎：拒绝！

安东：你是我认识的所有姑娘中最坚定的一个！我向你致敬！好吧，玛谢塔，最后的任务。我把档案整理好了。多余的东西烧了。请你务必监督，搬家时别丢了东西。我那几本集子《黄昏》、《忧郁的人》和《孩子们》，寄到塔甘罗格图书馆去。托尔斯泰签名的《黑暗的势力》也一起寄去。我决定把我的图书馆遗赠给故乡塔甘罗格。整理时发现，很多书被拿走了。玛莎，别做出那么悲壮的表情！我打算再活一百年呢！但我怕在此期间，我的好心朋友们会把图书馆搬空！那塔甘罗格就什么也得不到了！还有，我在这儿写了

——我所有的钱和将来作品的收入——都归你！你来偿还我的债务，并照顾母亲。

玛莎：这是什么念头？我们推迟出发吧！你付出了太多心血，太累了。我害怕。你现在不能走！

安东：我需要哪怕一小块社会和公共生活！哪怕一小块——这就是唯一的良药！

玛莎：我相信你会平安归来！我相信！你会写出你最好的书！关于萨哈林的书！到那时，再没人敢说你是个没有原则、没有思想、不会思考的人了！所有人都会承认你是个真正的作家！

安东：说实话，我对成功和失败都已漠不关心。这混乱让我疲惫！那些因为无聊来治病，又因为无聊而爱上我的太太们！看诊一分钱不给，还得我倒贴马车夫钱！每天都有客人！我的时间没人珍惜。冗长乏味的空谈。各种小请求。借钱不还！顺走书！如果画家和作家是社会的精华，那这个社会可真令人悲哀！而且这算什么样的社会，如果它的精华如此缺乏主动性和公民意识！生活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有时我开始憎恨一切！

玛莎：怎么办呢，安托沙？每个伟大艺术家的道路都是荆棘丛生的！

安东：别说这些陈词滥调！（停顿）原谅我！哥哥死后，我对一切人和事都有些烦躁，还有负罪感。

玛莎（稍后）：你会休息好的，安托沙！看完萨哈林，你还会看到锡兰、新加坡、日本……我们这个时代活生生的童话！经济上也会宽松些。米什卡会独立出去。这很好。决定放弃这套公寓是对的！每年六百五十卢布——对我们来说太重了！我会多接些家教……

安东：你应该学画画，玛莎！否则时间就浪费了！哪怕只有一点点才华，埋没它也是不道德的。

玛莎：我从不后悔没成为画家！我的生命有另外的意义，另外的使命。

安东：你的感情，就像我的感情一样，充满了理智。我们无法让自己不听它的！这不好，玛莎！这会导致灵魂的停滞。你需要个人生活，玛莎！结婚吧！我无可替代的妹妹，你感受到我的宽宏大量了吗？或者，放松一下，去克里米亚玩个十来天！谈场恋爱，痛痛快快地活一场！让魔鬼都觉得受不了！

玛莎：感谢您的建议！我马上就去勾引人，然后每年生一个！

安东：玛丽亚，你像斯芬克斯一样神秘。在我看来，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心不想结婚的姑娘。可据我观察，你至少伤过十二颗心了！

玛莎：告诉你，远远不止！

街上传来米沙的声音：“胜利的钟声敲响！欢乐吧，勇敢的罗斯！！！”

安东和玛莎争先恐后地去开门。

米沙（醉醺醺地晃进来）：安托万！玛丽亚！你们看到自己同父同母的兄弟米哈伊尔最后一次穿学生制服的样子了！上帝保佑，我以后再也别穿任何制服、官服、勋章、头衔，除了做一个正派小伙子和诚实的写作者的称号！阿门！

玛莎（拥抱他）：米什卡这小猪，已经喝上了？

米沙：玛丽亚，我尊敬你，但你闭嘴！你什么也不懂！我在跟哥哥说话。他是大学生。我也是。都是大学里的人。我骄傲。（拥抱安东，挂在他身上）

安东（把他拖进书房，嘟囔着）：找到骄傲的理由了。我讨厌俄国大学生！他们都是懒虫！（把米沙放到沙发上）在大学里什么都干，就是不学习！

米沙（翘起腿）：对！乌拉！！

安东：不按时上课，不做笔记，临时抱佛脚……

玛莎：基本上，都是在考前突击！而好不容易，熬完了整个大学课程……

米沙：像辆吱嘎作响的破车，一路颠簸着驶过坑洼……

安东：结果俄国大学生没有变成有教养的、精通业务的专家、知识分子。

米沙（模仿揪头发、拿头撞墙）：我太丢人了！但愿我成为大学生的日子被诅咒！

安东（严肃地）：大多数从大学毕业的，是被四年无所事事惯坏了、不适应认真工作的人。却带着十足的自信和评判他们所不知、不懂之事的官方权利。（停顿，然后庄严地）但你不是，菲尼克！你渴望知识！学习外语！写作！这值得所有人尊敬！

玛莎跑了出去。

安东：玛莎，去哪儿？

玛莎：马上回来！

安东：我，作为你的哥哥，因此，是在上帝和人们面前对你负责的人，命令你！不要躺在功劳簿上！忘掉学生的懒散！用辛勤的劳动填满你的每一天！

玛莎拿着香槟和酒杯回来了。

玛莎：为这个干一杯！

安东开瓶。

米沙（纠缠着亲吻他，妨碍他开瓶）：安托万！我雄辩的哥哥！

安东倒香槟。

米沙（举杯）：谢谢你让我有机会上大学并毕业！感谢你，向你深深鞠躬。

大家都喝了。米沙迅速又倒了一圈。

米沙：好的是那个管你吃喝的人，记住面包和盐的人也不错！

大家又喝了。

安东：我也感谢你。

米沙：为什么，哥哥？

安东：感谢你帮助我！感谢你多年来给我当信差和秘书！感谢你为了我那点微薄稿费，低三下四地去编辑部跑腿！

米沙（大笑着扑进安东怀里）：哦，你没忘，哥哥！特别是《当日新闻》把我折磨得够呛。

安东（大笑）：当日恶作剧！

米沙：整个编辑部就一间小破屋。我只好缩在角落里等上几个小时。可这边还在办订阅，编辑们大声争吵，访客们推推搡搡。屋子中间不知为什么放了架钢琴！编辑的某个亲戚在上面弹音阶！嗒-嗒-嗒……

玛莎（尖声笑起来）：米什卡这坏蛋，你胡说！

米沙（面不改色地）：旁边还有个女教师，拼命用脚打着拍子，想盖过所有人的声音。（模仿女教师）一-二-三……还有，一-哒！（带着泪意）就这样，有时候坐着……坐着……自己都想哭，想家。编辑出来了：“你等什么呢？”“想拿那三个卢布”。（模仿编辑）“可我没有啊！我这儿没三卢布！给你张戏票吧！”（带着哭腔）“我想要三卢布！”（学编辑）“你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要不，拿条新裤子抵你那三卢布？”“（模仿痛苦地犹豫）行，裤子我拿。”“那你去找裁缝阿隆特里赫尔，就说记我账上拿条裤子！”

玛莎：可你还是胡说，米什卡，胡说！

安东（拥抱弟弟）：可怜的非尼克！要是我的稿费都让我自己去要，我早就不写了！来，再来一杯！我喝得烂醉，就上不了火车了！

米沙：现在让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来说两句！

玛莎：说什么好呢？（叹气）我记得你，爱着你，那时你还是个穿着单薄大衣的小小中学生！你走三里路去拉兹古利亚伊的中学！边走边哭！你那时身体弱，半饥半饱，在学校被人欺负。出门前，你总向妈妈要两块手帕。一块擦眼泪——你就管它叫“哭手帕”。有人建议你去批发店当“小伙计”。那里吃得饱，也暖和，还有父亲照应。可你一心渴望学习！

米沙：我是以哥哥为榜样。我知道安托沙在塔甘罗格挨饿受冻，就为读完中学。他变卖了家里的东西，把钱都寄到莫斯科，寄给我们。我们多么盼他的钱啊！他还总给我们写那么有趣的信！我们一起读，或者各自读，都笑得前仰后合！我常跑去批发店找父亲，就为了第一个给他读安托沙的信。

玛莎：现在，你，我们家最小的，终于出息了！父亲和母亲做梦都盼着你能有个官差，有个好职位。为你骄傲！

大家喝了。

安东（沉思地踱步）：工作跑不掉的。米什卡，拿出勇气来，认真搞文学吧。你现在写的东西，作为开始，还不错。

玛莎：可只有《儿童读物》刊登他的作品！严肃的杂志都拒绝他。

安东：哪怕就在窗台上发表也行，只要有人读，给钱就行！我怎么开始的？我也是从《闹钟》、《蜻蜓》和《幽默小报》起步，才一步步走到厚杂志，走进体面人的心。

玛莎：米哈伊尔不是你。他性格太软弱，当不了自由艺术家！我觉得，你给他指这条路是白费心。我们经济状况很拮据。米沙完全可以一边工作，比如当个公证人什么的。

玛莎：三心二意，神也难保佑。

安东：我不懂有什么不好——哪怕三心二意呢！我不就拜着三个神——医学、文学和戏剧！

玛莎：不能拿你跟他比！他在这年纪，你已经在养家了！

安东：别夸大其词！没人闲着！都在干活！而且，我也是靠稿费养家的！米沙有文学才能。

玛莎：尼古拉很有才华！可放荡不负责任的生活毁了他！他没来得及创作任何真正重要的东西。连他最出色的作品都没完成！

米沙：玛尼亚，别这么说去世的哥哥，尼古拉沙.....

玛莎：好吧！我只说活着的！我们的长兄亚历山大，我们曾经多么为他骄傲！两个系毕业。杰出的语言学家，出色的记者，还精通自然科学。本想考硕士。然后博士。当莫斯科大学的教授！结果呢？两次仓促的婚姻！生了一堆孩子！家里又脏又乱，到处是蟑螂，穷得叮当响，还整天吵架！这就是自由艺术家！伊凡，你们的兄弟，还有我，你们的姐妹——**也不是没有才能的人**。我们是教师。在官家单位工作。尽忠职守，为社会贡献绵薄之力。经济独立。孝敬父母，尽力让他们安享晚年。父亲住在伊凡家，如同基督怀中。母亲在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我们的祖父是农奴。父亲是开杂货铺的。安东成了享誉全俄的作家！书桌就是他的祭坛。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祭在这祭坛上！每天还要把他健康献祭在这祭坛上！还有他的个人生活！米沙，你先考验一下自己，能不能做到这一切？

米沙：我出身正常家庭。我是大学生。我应该工作。任何工作都能有益。而且，总不能老靠你养着，安东！总得活下去！得帮衬妹妹和母亲！

安东：我们太看重金钱了！这是生长环境造成的。不能这样！

时钟敲了四下。

玛莎：噢！客人该来了！（拿走酒瓶酒杯，送去厨房）

安东：这事等我回来再决定。你刚大学毕业。休息一下！看看再说！夏天去别墅吧！她们不能没个男人。以后的事再说。

米沙：我不能拒绝工作。家里会闹翻天的，上帝保佑！但我答应你，安东尼，我不会放弃写作！

安东：我们会有办法的！

门铃响了。波利亚开门。

玛莎从厨房出来。

安东和米沙从书房出来。

库夫申尼科夫夫妇走了进来。

索菲娅（对安东，急急地）：别动！别动！

安东摆了个滑稽的姿势定住。

索菲娅（绕着他走了一圈）：我知道该怎么画您了。在您脸上，除了知识分子的优雅高贵，还有这么一道，傻乎乎的褶子。您眼里带着乡下小伙子的狡黠。对吧，库夫申尼科夫？

库夫申尼科夫（和大家握手）：是的，亲爱的！

索菲娅（对安东）：让我握握您诚实的手！（双手用力握住安东的手摇晃）

安东还保持着那个姿势。大家都笑了。

丽卡和神情倦怠的列维坦从楼上下来。

丽卡（还在楼梯上）：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欢迎您！

米沙：列维坦！米齐诺娃！今天来了多少贵客啊！可玛尼亚和安东都不说话！（抱起丽卡转圈）只要丽卡一按门铃，我们无论男女老幼，听到她怯生生的铃声，都会从四面八方跑向她！

丽卡：大学考完了，大学生？（亲了亲他的脸颊）祝贺你！

列维坦：好了，俄罗斯可以祝贺自己有了一位新检察官！我送你一幅我的《弗拉基米尔卡》的复制品。

米沙：我不喜欢这种玩笑！既不想当检察官，也不想当法官！要求惩罚，甚至死刑——违背我的道德原则！

玛莎：米沙，作为我们家最能说会道的，将来会当律师！

索菲娅被晾在一边，自己脱下靴子，自言自语道：“谢谢！”安东注意到了，帮她脱鞋。

索菲娅（对安东）：谢谢！

波利亚帮索菲娅脱下斗篷。

安东（对索菲娅）：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赞美您的时髦装扮！

索菲娅（转着圈，向所有人展示她的长衫）：请大家注意！

四下一片赞叹声。

索菲娅：我自己染的布。颜色混合了郁金香、橙子、夕阳和罪恶的激情！（突然亲了亲丽卡的脸颊）一定要！一定要以她为原型画《天鹅公主》！对吧，库夫申尼科夫？

库夫申尼科夫：是的，亲爱的！

叶夫根尼娅·雅科夫列夫娜走下楼来。

索菲娅（向她伸出手）：您好，最善良、最好客的叶夫根尼娅·雅科夫列夫娜！

母亲：欢迎！

索菲娅：库夫申尼科夫，你忘了？

库夫申尼科夫：是的，亲爱的！哦不——不是，亲爱的！

索菲娅：安东·帕夫洛维奇，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惊喜！

库夫申尼科夫：请允许我！（把一个皮套里的酒瓶挂在安东肩上）

索菲娅：还有严令！这瓶干邑，您只能在到达太平洋岸边时才能喝！

大家笑着鼓掌。

米沙：安东尼不仅有干邑和锡兰，而我只配——无花果！

安东（对库夫申尼科夫夫妇）：谢谢！

玛莎：丽卡，你看这酒套多漂亮！

索菲娅：我花了一整个晚上做这个套子！在所有沙龙里，您的旅行是最热门的话题！有坚持的传言说，苦役犯只是您的借口，您去是为了政治犯。

安东：这不准确！监狱管理总局局长允许我考察整个萨哈林岛。但他提了个条件：不得接触政治犯。我接受了这个条件。

索菲娅：苦役犯有什么有趣的？我天天都见！您来我们库利日基做客吧，用现在的话说——到鬼窝里的库利奇基去。您会看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人。伊萨克不也没必要去远方，就画出了他那幅天才的《弗拉基米尔卡》吗？那幅画让他成了俄罗斯第一风景画家！对吧，库夫申尼科夫？

库夫申尼科夫：我不懂风景画，亲爱的！但苦役犯被逼到了悲惨的境地。为他们发声是神圣的事业！安东·帕夫洛维奇，作为医生和作家，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崇高的目标。

索菲娅：库夫申尼科夫，你说得对！你和安东·帕夫洛维奇都是诚实的、正经的人！

列维坦：我真的很想跟安东一起去，但可恨的神经痛，因为人们的争吵和恶意……推迟到明年春天吧！我们一起去！

父亲（楼上）：那他就会像那种俗人，每天早上穿靴子前，都要咳半天，哼唧唧，挠后腰。

门铃响了。波利亚开门。伊瓦年科侧身、悄悄走了进来，看到人多显得有些局促。

伊瓦年科：哦，已经是满世界的人了！

安东：伊瓦年科来了！（对库夫申尼科夫夫妇）你们好像还不认识吧？伊瓦年科！我们全家的忠实朋友！（对伊瓦年科）库夫申尼科夫夫妇。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画家。列维坦的学生。伊瓦年科，您可得小心点！她的画多次被特列季亚科夫收藏。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她的丈夫。我的同行，医生。

门铃响了。波利亚开门。昆达索娃快步走了进来。

昆达索娃：向可爱的契诃夫家族致敬！

安东（对昆达索娃，模仿库夫申尼科娃）：别动！别动！（绕着她走了一圈——大家笑了）马上以她为原型画个年轻见习修士。

米沙：女天文学家，请允许我追求您！（帮昆达索娃脱外套）

库夫申尼科娃（对米沙）：喂，英语语法！还没被大学开除？

米沙：没来得及。今天考完最后一门。

库夫申尼科娃：没结巴？

米沙（装傻充愣，胡乱地背）：俄罗斯君主制是某种独特的，或许只能以其个体性来研究的现象。将它与其他现存的君主制混为一谈，就是错误地理解它。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无限性证明了……

安东：这下我的法律教育结束了！菲尼克老是乱丢刑法、诉讼、监狱学的讲义。我闲着没事就看了。

米沙：承认吧，萨哈林的想法是从我讲义里偷来的！

昆达索娃：我当然对安东·帕夫洛维奇的自我牺牲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诸如此类……但实际上，您去是白费力气！在可怜的俄罗斯，您的旅行改变不了任何事！

父亲：天外有天！出去看看，能多见识见识！

昆达索娃：萨哈林是个可怕的地方，先生们！俗话说——“四面是海，中间是悲哀”。我为安东·帕夫洛维奇做过摘录，现在对萨哈林无所不知。在那儿服役的军人，薪水很高，服役一年算两年。可人人都想离开！更何况，众所周知，我们的政府爱许诺，但不爱兑现！那怎么办？把萨哈林送给日本或中国？毫无疑问，流放是唯一的出路！是的，是的，先生们，我为强制性殖民辩护！

安东：一个人的生命，即使他犯下最严重的罪行，也不应被视为任何目的的手段！

伊瓦年科：我理解，安东·帕夫洛维奇，您亲近的是，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基石理念——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一种独立的、不变的、绝对的价值？

昆达索娃：问题不在萨哈林，先生们！在俄罗斯，任何斗争都注定失败！生活变得琐碎。思想变得狭隘。精力浮躁。个性被磨灭。（情绪激动起来，大幅打着手势）

米沙在她身后偷偷地模仿她，她没发现。

昆达索娃：全人类的利益是空洞的！主要的是市侩福利！照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会重蹈中国的覆辙！也许，某种危机会把我们从中国式的愚昧中拯救出来！但它从何而来？看看周围！什么能振兴民族？还有这样的理念吗？它还能诞生吗？我们正从不完善的市侩走向完善的市侩！

大家都笑了。

昆达索娃：我说了什么可笑的话吗？

列维坦：在我们俄罗斯的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庸俗和市侩对我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俄罗斯是个没文化的国家，可我还是爱它，这个坏东西！

父亲：安托沙，有邮件吗？

安东：有，《新闻报》、《交易所公报》和《医生》。你从我这儿拿吧。

父亲走进安东的书房。

安东：先生们，我们去客厅吧！

大家都上楼去了。父亲拿着报纸从书房出来，一边翻看，一边跟着他们上了二楼。列维坦落在后面，翻看花束上附的纸条。库夫申尼科娃返回来，在列维坦身边停下。

列维坦回过神，想避开单独相处，但库夫申尼科娃挡住了他上楼的去路。他们对视着，沉默着。

库夫申尼科娃：契诃夫家的楼梯像贵族俱乐部的。

列维坦：别这样，索菲娅，至少别在这里闹……

库夫申尼科娃：他们楼梯扶手包的是什么布？

列维坦：曼彻斯特布。求您了，别在这儿闹！

库夫申尼科娃：您彻底躲着我了。从普廖斯之后，您就没给我机会跟您谈清楚。

列维坦：我累了。

索菲娅：您喜欢丽卡吗？

列维坦：不喜欢。

索菲娅：玛莎呢？

列维坦：不喜欢。

索菲娅：那是谁？

列维坦：我要去自杀。

客厅

一间不大的房间，浅黄色壁纸。中央是一张长餐桌。周围是朴素的维也纳式椅子。餐桌上方是一盏有白色玻璃灯罩的吊灯。白色瓷砖壁炉。门上挂着樱桃色的门帘。墙上挂着托盘和装饰盘子。窗台上摆着杜鹃花和橡皮树。墙上的花架里养着仙人掌。一个大鱼缸。房间以明快欢快的色调为主。

大家都已就座。库夫申尼科娃和列维坦慢慢走上楼来。

父亲（翻完报纸，生气地）：岂有此理！耻辱！关于你的出发，一个字也没有！却在吹捧哥萨克佩什科夫！他，又是忠顺的臣民，又是爱国者！照了张相，跟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在一起！多么爱国主义，多么热爱祖国，从阿穆尔河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跑到彼得堡！还赐给他一枚勋章！

昆达索娃：啊……全是渣滓！

索菲娅（从门口）：那佩什科夫的母马呢？也赐给它一枚勋章吗？（在丈夫身边坐下）

众人笑。

母亲：够了，父亲！开饭吧！（画十字）波利亚！

波利亚给每人盛汤。

父亲（使劲拍了拍米沙的背）：总算把孩子们都拉扯成人了！虽然我自己是半工半读的！

米沙：轻点，父亲！

父亲：现在该去谋个官差，免得喝西北风！

母亲：安东沙，照顾好小姐们！

列维坦（坐下）：小姐们我来照顾！鳄鱼，你回答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正派的、有教养的、优雅的小姐来你家做客？

母亲：她们不是客人。她们是自己人！

伊瓦年科：现在，如果允许我表达的话……这间餐厅正由一位非凡美貌的小姐点缀着……

安东：伊瓦年科，你说得太好了，简直可以去死了！玛尼亚，奥莉加，丽卡！你们正好有了个绝佳的理由，可以互相揪头发了！

母亲：都是瞎说！玛涅奇卡，招呼客人！

安东：我来招呼！请吃这腌鱼，先生们！一俄磅值两卢布七十五戈比！这些鲱鱼不是你们可能误以为的那种四十戈比一罐的，而是六十戈比——一罐！我们喝“马尔萨拉”酒。米什卡，你付了多少钱？

米沙：两卢布八十戈比——一瓶。

安东：请女士们喝“马尔萨拉”真是太贵了！

玛莎：小伙子们，别说了！

安东：我们喝伏特加——男士三杯，女士一杯！（倒伏特加）

米沙给女士们倒酒。

昆达索娃：抱歉，我要伏特加！

安东：列维坦，你悄悄跟丽卡说什么呢？

列维坦：在引诱她！

安东：白费力气！她很正派。（举杯起身）为母亲和父亲！为我最亲爱的人！感谢你们让我们，你们的孩子，接受了教育，终生感激不尽！

列维坦：我附议您的热情！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家和家庭。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您的家和您的家人！

伊瓦年科：我也在这里找到了家庭和风雨中的港湾。

大家碰杯，饮尽。

母亲：你们知道安托沙是怎么开始写作的吗？那时我们过得很穷。大家都尽力干活。玛莎做饭、洗衣、缝补。多亏了她，我们没人穿得又脏又破。穿得当然寒酸，但干净整齐。我整天织头巾，卖十五戈比一条。米沙，小小的，身体弱，天没亮就起来，去铺子买面包和别的吃食。父亲吃住都在东家的批发店里。大儿子亚历山大帮不上什么忙。已故的尼古连卡那时就开始喝酒了

，自己也常跑来蹭饭。安东是大学生。整天学那些科学。他很发愁，我生日快到了，可连做馅饼的钱都没有。于是他就写了个短篇小说！小说发表了！他拿到了几卢布。（笑）我们就过了个生日！从那时起，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跟着安托沙，什么都不怕！伊萨克，您吃点鱼！

列维坦：谢谢！再来点腌黄瓜！

父亲：上帝保佑，安东，你对家人的感情至死不渝！

母亲：快吃吧，安东沙！以后哪儿还有机会好好吃顿饭？

安东：在萨哈林能吃上真正的鱼。鲟鱼！牡蛎在那儿几乎白送！不过我很想知道，等我走了，谁来跟你们，丽卡，一直狂欢到早上五点？可惜伊瓦年科没钱！否则我回来一准会因为吃醋杀了他！

列维坦：那你会被第二次送去萨哈林，不过这次是公费，不是自费了。

父亲：今天是我来莫斯科定居十四周年。也是春天。跟今年一样又湿又冷。当时一点钱也没有！我饿了四天。叶沃奇卡，别吃荤，记住最后的审判！

安东：爸爸，作为医生，我明确宣布——妈妈每天都得吃黄油！

列维坦：叶夫根尼娅·雅科夫列夫娜，您家的腌黄瓜怎么总是这么好吃？

父亲：是用南瓜腌的！

索菲娅：太美了，太美了！看着你们的餐桌，我想——真遗憾我不画静物！多么丰盛！多么美的色彩！

母亲（对昆达索娃）：奥列奇卡，您怎么不吃啊！

昆达索娃：别管我！

安东：列维坦，把面食从丽卡面前拿开！

母亲：别瞎说，丽多奇卡一点也不胖！我不喜欢现在流行瘦！吃吧，丽多奇卡，别听他的！

列维坦：允许我敬一杯！我从果戈理那里读到莫斯科书商科尔丘金·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的话：“这些杂志人对待他们的书，就像姑娘对待柏拉图式的爱情——爱，爱，可什么也没有！”那么，为这次出发，也为凯旋归来干杯！向您的激情致敬！

大家碰杯，饮尽。

父亲：靠莫斯科圣者的祈祷，安托沙能活着回来。也许，还会给他一枚勋章！记得小时候闹饥荒，我吃过橡树皮和野菠菜。霍乱时还喝过焦油。喝到肚子里。（叹气）

波利亚换盘子，把多余的餐具拿下去。

安东：等我回来，马上娶个聪明有教养的姑娘。蜜月里就让她跟我一起整理萨哈林的笔记！不能让玛利亚再这么被我使唤了！让她去过自己的个人生活吧！

列维坦：真奇怪，安东，你三十岁还单身，身边有这么多美女！

伊瓦年科：记得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吗？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列维坦：我也要结婚。我累了。想要家庭、关爱和照顾。

安东：阿拉伯人，如果你暗示的是丽卡，我会毒死你！就算我是萨列里，你是莫扎特吧。

昆达索娃：我没明白——是祝贺列维坦还是不祝贺？

安东：你怎么这么天真！祝贺！他要娶个新娘，带着马罗谢卡街的两栋房子和十个幼小的孩子！

列维坦：您怎么说，玛丽亚·帕夫洛夫娜？

玛莎：我觉得，这都不当真。您在女人中如此受欢迎，您未来的妻子得特别不吃醋才行。

列维坦：是的，女人们喜欢我！我有时也会深深迷恋。但我只想娶一个人。

昆达索娃：现在我想把你带到你的世界，在那里你注定要繁衍亚当的子孙，要吃，要喝，要忍耐，要劳作，要战栗，要笑，要哭，要睡觉，要死去。

索菲娅：安东·帕夫洛维奇，我有个请求。您会路过普廖斯。看到墓地、教堂、山上那座红顶的孤零零的房子……请您替我跟这一切告别！那是种忧郁的和谐，但我在那里度过了最幸福的夏天。我和列维坦在那儿画了很多，都画得很成功。

安东（礼貌地）：一定。我会走到甲板上，替您向它们致敬。

列维坦：见鬼，为什么世上的一切都会结束？没有你那张讨厌的脸，我会很无聊的，鳄鱼！

米沙：旅行这事——想得周全，也很有意义。但送你走真让人难受！你的缺席，我会非常感觉得到。你还没走，家里就好像空了。我们生活的秩序和条理，眼看着就要崩塌了。仿佛你一个人，就占据了所有的房间似的！

伊瓦年科：我在你们这个柜子里，从没像这样幸福地度过时光！我在这儿喝了多少茶啊！恐怕有五六磅！吃了多少顿饭和晚餐！我珍视你们的善意和关怀。在我困难时你们支持了我。没让我垮掉，在毁灭的边缘拉住了我。给我找了工作。总之，我会非常想念您的，安东·帕夫洛维奇！（擦眼泪）

米沙：我们家的田园诗结束了！田园诗之后，通常接着的是悲剧。

玛莎（含着泪）：米什卡，你是个傻瓜！

安东（对玛莎）：你和妈妈不用送我到扎戈尔斯克。你们已经在莫斯科哭够了，省得到拉夫拉又重复一遍。

玛莎：好吧。（对昆达索娃）奥莉加，后天开学了，回学校见我们的学生去！

昆达索娃（明显醉了）：也许，我会跟安东·帕夫洛维奇一起坐到基涅什马。

安东：很高兴。多谢您！

昆达索娃：在基涅什马的沟壑里，我跟人约好了要见面。

安东：羡慕那个幸运儿！失陪一下。我去自己那儿待一刻钟。还得写几封短信。谢谢，玛莎，烤肉很棒。

玛莎：波利亚去哪儿了？该撤桌子了。

安东：我叫波利亚来。（走下楼去）

米沙：伊瓦年科——去弹钢琴！（唱起《光荣颂》）

伊瓦年科：哎，这嗓子……

玛莎：还是唱起来了！多难听的声音！简直撕心裂肺！

大家都笑了。我们不再回到这个客厅了。

安东走进门厅，听到抽泣声。他走到衣架旁，拨开挂着的衣物，发现了正在哭泣的波利亚。

安东：波列尼卡，这默默无闻的眼泪是怎么回事？谁欺负您了？有人欺负您吗？

波利亚：没有，没有……牙疼得厉害。

安东：那我们得治治您的牙！

波利亚：谢谢您，安东·帕夫洛维奇！已经不疼了。我走了。（走进厨房）

安东困惑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书房，在桌边坐下。

门铃响了。波利亚去开门。

埃弗罗斯（自信而果断地走进来，对波利亚）：新女仆？

波利亚：是的，先生。

埃弗罗斯（侧耳听楼上的动静）：安东·帕夫洛维奇在家吗？

波利亚：在的，先生。但他们今天要走，不见外人。

埃弗罗斯（朝楼上点点头）：上面是谁？怎么听不到他的声音？

波利亚：安东·帕夫洛维奇在自己书房里。

埃弗罗斯：一个人？

波利亚：是的，先生。

埃弗罗斯：那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呢？

波利亚：在楼上陪客人。我这就去叫。

埃弗罗斯：不用了！（塞给波利亚钱）拿着！对谁也别吭声！安东·帕夫洛维奇在等我！（没脱外套，迅速而没敲门就进了安东的书房）

安东（惊讶地）：杜尼娅？

埃弗罗斯：您今天世界观如何？写了多少行？一行多少钱？我来取回我的信！别担心，没人会撞见我们！我给了您的女仆三卢布封口费。顺便说一句，假币！我兄弟，犹太人，画得一手好画。绝对能以假乱真！您瞪着我干嘛，像看见鬼似的？眼珠都要掉出来了！快把信给我！要不那该死的玛什卡会嗅到的！什么事都插一脚！她现在可讨厌我了！（粗鲁而慌乱地自己翻查安东的文件，扔得到处都是）

安东：您怎么总是生气，这个爱惹事的家伙？别揉那些照片！别弄断铅笔！别把我这儿弄乱！给，您的信！本想带在身上的。

埃弗罗斯迅速浏览了信件，扔进火里。

埃弗罗斯：祝您坐驿站马车颠个痛快！困在冰天雪地里！为您是伟大作家而乐死过去！从新加坡的姑娘那儿染上脏病！旅行回来，您就不是一个圆圆的，而是一个环球的白痴了！

安东：您四年前拒绝嫁给我，真是白费了。现在我们早该离婚了！但就我们在一起生活的那一两年，您得给我添多少堵啊！

埃弗罗斯：嫁给您？想得可真够好的！可您不是担心您的父母会因为非宗教婚姻而伤心吗！照您说，我就该改信东正教，然后变得身无分文！我父亲会剥夺我的财产！可跟做您太太的荣耀相比，这都是小事一桩！跟您全家住一起！穷点又怎么了？蜜月就在一个过道房里过！夏天去乌克兰人那儿脏兮兮的农庄度假！跟玛莎和您妈妈学着给您缝衬衫、做饭！攒半年钱就为买顶新帽子，还得全家一起商量！我开始后悔错过了做伟大作家妻子的机会！

安东：开始后悔了？但还不晚，杜尼娅！

埃弗罗斯：您看，我拿我的马换您，我可舍不得！我喜欢去国外度假！我是个讲究穿戴的人！我穿不起像玛莎那样又便宜又土气的衣服！我习惯花钱如流水，不用算计，也不用向任何人报账！（突然停了下来）

安东：您知道吗，杜尼娅，我哥哥伊凡在一个中学生的作文上批了句“胡说八道”，那学生用拉丁文读成了“雷尼克萨”。您刚才说的全是雷尼克萨。可您，变漂亮了，性格也平和些了。

埃弗罗斯：安东，安东！一切都是小事和空谈！我钱够多！把这一切都吐了吧！我们远走高飞！去国外！去巴黎！

安东：雷尼克萨。您和以前一样，还是个幻想家！

埃弗罗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俩都不幸福？为了什么？是的，您没看错自己！您现在成名了！可您还住在这种寒酸的环境里。门厅里一股白菜汤味儿。您为什么这样生活？您的精神生活那么紧张！您受了那么多苦，还在受苦，至少外表上您也该享受点舒适吧！哦，您那些龙都在斜眼看我，想咬我！

（戴着手套的手拍了一下烛台，又缩回手）可是！别动！见鬼！手套烧了个洞！（扯下手套，扔在地上）我的绳子！您还戴着它！请还给我！（去拉安东脖子上的绳子）

安东：小坏蛋！放开我！（自己解下来，扔给她，揉着脖子）差点勒死我！这个圈套，就是您所能给予的那种幸福的象征。

埃弗罗斯：再见了！我还是疯狂地爱着您！见鬼去吧！（迅速离开书房，向大门跑去）

安东（追出来）：杜尼亚！

埃弗罗斯猛地停下，跑回来，扑进他怀里。一个长长的吻。非常长。

丽卡从楼上走到楼梯口。看见了。用手捂住了嘴。然后差点摔倒，抓住栏杆。她站在那里看着他们。

他们没注意到丽卡。埃弗罗斯猛地推开安东，跑掉了。

安东注意到丽卡，无奈地摊开双手，回自己书房去了。

丽卡冲下楼，疯狂地找自己的斗篷，却找不到。

安东在书房里捡起那只手套，看了看，亲了一下，扔进火里。

玛莎（在楼梯顶）：丽卡？有人来过吗？

丽卡没有回答，也没有露面。

玛莎：波利亚！

列维坦（跟着玛莎出来）：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我在等您的答复。

玛莎：请您正确理解我。我不能破坏安东·帕夫洛维奇习惯了的生活方式。我不能剥夺他如此需要的秩序。我不能剥夺我总想为他创造的那种创作环境。我不能！我不能给他添麻烦！我的生命属于他，也只属于他。

列维坦（吹了声口哨）：我屈服了，我撤退。

米沙又唱起来。

玛莎（朝客厅喊）：米什卡，够了！受不了了！（走下楼来）

索菲娅（走近列维坦）：您只说一句——您是不是彻底抛弃我了？

列维坦：我累了。

索菲娅：这是什么意思？别折磨我！（抓起他的手亲吻）您是我小说的最后一页！

列维坦（低声地）：我要自杀。第三次自杀了。你们都想这样吗？（走回客厅）

索菲娅坐在楼梯台阶上，把头靠在栏杆上。

玛莎站在门厅中央，用手指按着太阳穴，重复着：“天哪，天哪……”她注意到丽卡，立刻走了过去。

玛莎：你在躲什么？你怎么了？有什么事烦心吗？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

丽卡：我要走了。牙疼得受不了。

玛莎：真不巧！偏偏是今天！伊凡和亚历山大哥哥都那么想见你。他们很快就到。你长大了，丽卡！半年前你还那么滑稽，对你那班小孩子说：“小姐们，嘘……小姐们，嘘……”。我想把你介绍给哥哥们，就把你叫来了。

丽卡：那时我甚至不知道你就是那个契诃夫的妹妹！

玛莎：因为你总是那么害羞，你没进屋，就站在这里。我上楼去给你拿本书，路上跟米什卡说：“我带了个绝色美人来。但她很害羞，躲在皮大衣后面呢。”米什卡就慢慢地在楼梯上上上下下，使劲想看清楚你。

丽卡（笑）：我难为情得差点哭出来，真的躲到别人大衣后面去了。

玛莎：可米什卡还是看见了你。他去找安东，报告说：“玛丽亚那儿来了个很可爱的，站在门厅里呢。”安东放下工作，慢慢走上楼。米沙跟在他后面。后来又下来，又上去。

丽卡：我使劲往衣架里挤。

玛莎：他们走了有十趟，一直在看你。

丽卡：我站在那儿想，天哪，这家里男人太多了！他们为什么总在楼梯上走来走去？

两人笑了，拥抱在一起。

丽卡：我要跟着安东去！在秋明什么地方把他勾引到手，套牢他！把他的萨哈林扔到九霄云外去！然后我们直接去锡兰度蜜月！

玛莎（笑）：恐怕有这打算的不止你一个！昆达索娃也决心要陪安东，不知道要陪到哪儿！你们俩不会为了他打起来吧？！

丽卡：我性格软弱，不战而降！我会去学声乐。我要毁了，玛莎！我发誓我要毁了！

玛莎：好了，丽库莎，好了……你怎么突然哭起来了？

丽卡（近乎歇斯底里）：我要毁了，玛莎，我要毁了！你那么自信，那么聪明……帮帮我，我要毁了！帮帮我，告诉我该怎么办？

玛莎：嘘，小姐，嘘……这只是神经，没什么。是情绪。

丽卡：我要毁了，玛莎，我预感到我要毁了！

玛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年轻，美丽，有美妙的嗓音！你会成为著名的歌唱家！我会为你骄傲。只是，要更有性格和意志力！别沉迷于波西米亚生活！努力提高自己，你的未来一片光明！你的未来掌握在你自己手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丽卡：我要毁了，玛莎。

安东从书房里走出来。

玛莎（对丽卡）：嘘，小姐！（对安东）我在给丽卡转移牙疼呢。她牙疼得厉害，要走了。

安东：我是不是医生？我当学生时，夏天在沃斯克列先斯克医院实习，来了个牙疼的病人。我利索地夹上钳子，经过一番折腾，挺像样地拔掉了……一颗好牙！“没事，没事，”当地医生鼓励我说，“拔好的，总能碰到坏的！”我开始拔坏牙。可坏牙比好牙还难拔。牙冠碎了。病人骂了一通，走了。

玛莎：我不确定你的这些回忆能不能安慰丽卡。

安东：没事。玛莎，去拿点棉花、缬草或伏特加来。免得丽卡哭瞎了眼，或者用眼泪把我们家给淹了。

玛莎上楼去，经过库夫申尼科娃身边。

库夫申尼科娃（对玛莎）：你们家真好。宁静，安逸，像在乡下。没有什么激情。

丽卡（尴尬地沉默后，对安东）：哦，我真希望我已经是个老太太了。像库夫申尼科娃那样。

安东：何必呢？像现在这样，您就很可爱。

丽卡：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空虚，谁都不需要！哦，我多希望能明白，为什么加尔申自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苦役，列维坦总是忧郁……而您要去萨哈林？

安东：我现在太疲惫了。丽卡，我现在没法跟您说什么有用的话！萨哈林占据了我所有的思想和所有的时间。这两样，我现在都无法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还有家庭问题，妹妹的问题，米什卡的麻烦！我的个人生活——一千个问题！却没有一个答案！我感觉自己灰暗而沉重。

再等一等，丽卡，忍耐一下！我们会明白我们之间现在发生的一切，会弄清楚的！我们还年轻，丽卡！我们还要活很久很久……萨哈林，我希望，能给我活力和对自己使命的信念。别走，丽卡，请宽宏大量些！如果送别的人群里看不到您可爱的面孔，我出发时会感到空虚的！

玛莎（回来）：给，您要的东西，医生先生！您可以开始治疗了！我去叫米什卡雇辆马车。让米什卡送丽卡回家。

丽卡：谢谢，玛莎，不必了，我留下。我留下……

——剧终——